

书

丛

神

精

命

革

铁血洪流

THE XUE HONG LIU

胡世宗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铁 血 洪 流

胡世宗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洪流/胡世宗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7

ISBN 7-5065-3478-9

I. 铁… II. 胡… III. 军队-革命传统教育-中国-普及读物 IV. E221

书 名: 铁血洪流

著 者: 胡世宗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065-3478-9/D·416

定 价: 6.3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精

命

革

THE XUE HONG LIU



目 录

前言：有一笔遗产等着你去认领	[1]
血泊中探寻出一条生路	[7]
失舵的船儿遭浪打	[8]
硬往礁石上撞不是勇敢	[10]
一纸协议少流多少血呵	[12]
从实际出发深得人心	[18]
遵义灯火，闪烁在历史深处	[23]
毛泽东，把苦难远征改写成壮丽 诗篇	[28]
理想是太阳信念是火	[32]

关于“英国法国不如兴国”的 说法	[33]
充满必胜信心的宣言	[34]
老赤卫队员和他的《国际歌》	[36]
乐于为崇高信仰而献身	[41]
为了烈士血染的红旗	[46]
雪山上那只紧攥的手掌	[47]
从瑞金叶坪到北京天安门	[54]
险浪里靠人民撑大船	[57]
一把锈铜号的余音	[58]
茫茫草地的向导	[60]
一个农民家族执著的悼念	[62]
同心结盟的鸡血酒	[64]
大渡河边，83 岁老秀才的提醒	[67]
金沙江船夫们不朽的功绩	[70]
人民，革命者的恩人	[73]
人心比城池更重要	[78]
“我们是为他们打天下”	[79]
解救百姓，惩办恶霸	[83]
一袋干粮所蕴含的	[86]

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开始	[90]
想想毛泽东的那把镰刀	[93]
面对老百姓藏匿的青稞	[96]
一枚极为苦涩的沙果	[98]
 勇和智，是奇迹的两只翅膀	[100]
艰险是意志的磨刀石	[101]
逆境成了革命骨干成长的学校	[105]
人，不能被风险唬住	[107]
悲剧，往往沉重并且壮丽	[110]
既然悬荡的铁索也是路	[114]
智取遵义的启迪	[117]
调动敌人成为红军的艺术	[121]
 患难中的友情真又纯	[125]
恐怖雪山的另一面：仁厚	[126]
用血和命凝结战友之爱	[128]
不能让一个战友掉队	[131]
最先想到别人	[134]
生死相依的情意	[135]
贺龙“让马”与罗荣桓“吃请”	[138]

以微笑面对困境与功名 [141]

煮皮带与“万‘苦’留芳” ... [142]

炸弹边依旧谈笑风生 [145]

诙谐的英雄主义 [146]

“流散红军”的胸怀 [148]

珍藏的是那段岁月 [151]

功劳不是敲门砖 [153]

沉甸甸的人生果实 [155]

千江万河汇大海 [158]

擀筷子，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 [159]

重要的是无私无价的援助 [161]

天下红军是一家！ [163]

大局的利益高于一切 [166]

团结，力抵万钧的铁拳 [170]

尾语：面向 21 世纪新的长征

..... [174]

前言：有一笔遗产等着你去认领

人世间有一种不使用存折、支票、信用卡，也不用箱包装封，不用车船运载的遗产，这是一种永不消失、永不贬值的财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比金钱珠宝、房屋土地更重要、更宝贵！

——题记

很

早以前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叫《天堂里的笑声》，写的是一个讽刺作家，死后留下一份遗嘱，说他

有一笔巨额遗产，需要他的亲属们各自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才可以去认领这笔遗产。比如一个素日以虐待侍女著称的老处女，要到另外一个人家去当一个月的女仆而不被解雇；一个胆小如鼠的银行小职员，要拿玩具手枪去抢银行等等。这些利令智昏的人千方百计去完成遗嘱上留下的任务，当他们被捉弄得差不多时，才发现所谓的“遗产”实际上子虚乌有，死去的人并未留下什么钱给这些人。当这些人得知遗产竟是这么个结局时，不由得发出了哄堂的笑声，这是失落的、绝望的、尴尬的、心有不甘的笑声。

在现实生活中，有关遗产继承方面的纠纷经常发生。近闻我居住的城市里有一桩遗产纠纷案：老人省吃俭用一辈子，日积月攒，也许还包括老人的老人的日积月攒，到去世时，丢下 66 个小元宝。有人看见过，说是每个小元宝都仿佛人的拇指盖儿大，金光闪闪。这时候，老人的子女也都年过不惑，都是有身份、有子女的人了。可是他们却为这笔遗产打得兄弟不认兄弟，姐妹不认姐妹，争来夺去，各不相让，最后竟撕破了脸皮，大打出手……

看来，遗产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毕竟，做为一笔物质财富，遗产大都能给继承者带来些许快乐和幸福。

我有一个战友，1967 年正当“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他被通知，他外祖父在新加坡去世，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他外祖父的遗嘱和法院方面的认定，他是唯一合法继承人，那是 140 万美元和 80 公顷的一个庄园。可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我那战友采取了断然拒绝认领的态度，坚决不要

“资产阶级的臭钱”，并表示与他死去的外祖父划清界限。如果时光跃过 30 年，放在今天，他也许不会拒领遗产。如今，有多少人做梦都盼着忽然从海外冒出个“大款叔叔”、“巨富舅舅”，渴望天上掉下馅饼来，意外得到一笔数额惊人的财产！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前辈给你留下了一笔遗产，只要你肯去认领，这遗产就归你了，你会去认领它吗？

你会说，世界上绝不会有此等好事，遗产与我无缘，没有什么人会给我留下遗产！

我要说，青年朋友，莫过于武断吧！世界上，除了物质遗产外，还有精神方面的呢！

世间有一种不使用存折、支票、信用卡，也不用箱包装封，不用车船运载的遗产，这是一种永不消失、永不贬值的财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比金钱珠宝、房屋土地更重要、更宝贵！

长征精神就属于这样一种遗产。

当人类用自己的双手，轰然推开 21 世纪巨大门扉时，回眸百年来路，当有若干重大事件是足以使人类欣慰和自豪的，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1934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撤出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接着红 25 军也于 1934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于 1935 年 3 月，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于 1935 年 11

月，分别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泥泞的远征。在漫长的征途上，工农红军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抗击了几十万敌兵的拦截，克服了自然界和物资极缺所带来的人间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靠着人们的双腿，纵横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最后终于开上了抗日的前进阵地，开辟了一条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光明之路。

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于1934年10月1日在贵州被红二、六军团扣留，他随红军转战，18个月后去了英国。1936年8月间，红军还在路上走着，勃沙特就在英国出版了《抑制的手》，这本书记录了他随红军长征的奇异经历，他向公众宣告：“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随后，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自序中写道：从这些故事中“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他还指出：“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

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类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又过了约半个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背着心脏起搏器，以古稀之年重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路，他说：“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鲁迅在闻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来祝捷贺信，他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奋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一支数十万衣着褴褛、饥饿疲惫的队伍，满怀生存的渴望与解放的畅想，同异常强大的敌人作了无数次殊死的斗争，同内部的错误路线和分裂言行作了不妥协的较量，在大半个中国的穷乡僻壤、险山恶水间曲折回环地前进，途

经十余个省，行程数万里，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失败走向胜利，那种“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那种“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那种“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那种“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那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江泽民主席语），难道不是参加长征的英雄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吗？！

世界上，恐怕只有精神遗产是不特指继承人的，也是不划分遗产继承者居住地域的。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努力去认领，这遗产就有你的份儿！

雪山上一捧雪，草地上一丛草，娄山关一片云，腊子口一缕风，泸定桥悬荡的铁索，金沙江猛摇的船桨……曲折艰险的长征路，几乎处处谱写了英雄的诗章！

红军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已成为远去的传奇，但红军创造的“长征精神”却是永远不朽的。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它已不仅仅属于某种特定的群体，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世界。红军长征中不屈不挠、排除万难、坚韧不拔、拼搏奋进的那股劲，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助于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也有助于人类单个成员的成长进步、事业成功和人生幸福。

所以，我说，朋友，在新旧世纪之交，有一笔遗产等着你去认领……

血泊中探寻出一条生路

暗礁和险滩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缺少可靠的舵手和航线
的迷失……

——题记

中国革命曾走过非常坎坷和艰险的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漫征途上，我们党曾经历过两次严重挫折的考验。第一次是在1927年。正当国民革命军横扫各路军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伪装进步的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无数人头落地，大革命在血雨腥风中失败。然而，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国各地枪声四起，刀光闪动，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人民军队由此诞生。第二次是在1933年。30年代初，各地红军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黑暗的神州大地到处有红火苗在闪动，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各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处处是饥饿、血战和死亡的征途……

失舵的船儿遭浪打

长征前夕和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仿佛一条失舵的船儿。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无法立足，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加上所谓“共产国际执委会”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他们完全否认前四次反“围剿”斗争成功的经验，鼓吹“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主张“以堡垒对堡垒”。这种教条主义的战略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仅广昌一仗，红军就伤亡5000多人！

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败退。仗越打越糟，红色地盘越来越少。革命的红火苗在风雨中面临着被扑灭的危险。

这就是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进行长征的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这只失舵的船儿，险些倾覆于风浪之中。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左”倾领导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打阵地战、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逃跑主义。

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不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们把马列主义理论刻板地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苏联经验当作圣经百分之百地照抄照搬，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极不称职的“舵手”操纵下，前程一片暗淡……